

漸變乎？驟變乎？明代中期以後 朝鮮對中文化認同的歷史案例研究

楊仕樂^{*}

摘 要

如果中國崛起為東亞的霸權，區域國家會如何反應？會順從或抗拒？對此，僅是霸權與他國間實力巨大差距此一條件，似乎不足以推導出確切答案，而得取決於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是否有文化認同。在過去中國曾是東亞霸權的時光裡，朝鮮對明朝持續效忠到最後，甚至延續到清朝建立之初，這正是因為對明朝的文化認同感；但在明朝建立之初，朝鮮對明朝卻是口服而心不服。究竟這前後迥異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朝鮮對明朝的文化認同感是如何建立的？是逐漸產生或驟然產生？本研究嘗試探索明代中期以後 1449 ~ 1618 年間的中韓關係，進而揭露韓國對中國建立文化認同的過程，作為在未來掌握區域國家與中國之間，能否建立文化認同的重要指引。

關鍵詞：文化認同、中國崛起、明朝、清朝、朝鮮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執行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606-008-MY2）。

^{*} 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E-mail: issyyang@gmail.com

收件日：2019 年 1 月 9 日；修正日：2019 年 8 月 29 日；接受日：2019 年 10 月 19 日

Gradually, Then Suddenly?

A Historical Case Study of Korea'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fter Mid Ming Dynasty

Shih-Yueh Yang*

Abstract

How will regional states react if China achieves hegemony in East Asia? Obey or resist? In this regard, the mere fact that such a huge power disparity between hegemonies and other states does not seem to be enough to derive a definitive answer. The key is whether there is a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China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When China was the hegemon of East Asia, Korea sustained its royalty to the Ming against Qing to the very end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shared cultural identity. Neverthele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Korea was anything but submissive. How did Korea establish its shared cultural identity with the Ming? Gradually, then Suddenl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quire the relations from 1449–1618 in depth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guideline for forecasting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under a rising China.

Keyword: Cultural Identity, Korea,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Rise of China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mail: issyyang@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2019.1.9; Revised: 2019.8.29; Accepted: 2019.10.19

壹、前言

中國崛起及所帶來的影響，是當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不能迴避的關鍵議題。如果中國崛起為東亞的霸權 (hegemon)，區域國家會如何反應呢？從「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的角度來看，霸權相對於他國的巨大實力優勢，使他國無力也因而放棄抵抗，使霸權也無需擔心他國的反抗，促進了體系的穩定。只是，站在相反的邏輯，正因為他國相對於霸權的巨大實力落差，他國的生存其實全取決於霸權的善意，但意圖可以在一夕之間改變，這種不確定性使他國無所不用其極想擺脫這種狀態，使體系變得不穩定 (Layne, 1993; Monteiro, 2012)。恐怕，光是霸權與他國間實力巨大差距這一個條件，並不足以推導出穩定或不穩定的結果：同樣是面對當今美國的霸權，是有很多國家選擇順從，但也有很多國家選擇反抗 (Ikenberry, 2002; Paul, 2005)，要說這是相對的權力位階所決定，與北韓經濟與科技能力相近的國家很多，為何偏偏就是北韓採取了發展核子飛彈的激進抵抗路線？於是乎，不同政治、經濟制度所反映出的價值差異此一理念因素，很可能就是決定性的因素。依循此一脈絡，倘若中國崛起為東亞的霸權，東亞國家會如何回應？是順從還是抵抗？恐怕也不是被相對權力關係所決定，而取決於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有沒有共享的理念，或說是文化上彼此有無認同感。

這所謂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culture identity)，因為「文化」一詞的本意不免有其豐富、廣泛的一面（平野健一郎著，張啟雄等譯，2011：6-10），包括政治、經濟、學術、藝文、服飾、禮儀、風俗習慣等等，且在時空上有寬闊的維度，超過單一個人的生命週期與親身經驗 (Johnston, 1995: 34, 38)，但就簡約可操作的角度來界定，仍可概括為任一東亞國家之中，是否在集體上自認與中國有相似與親近，認為自己在文化上也是中國的。就此而言，這「文化認同」作為一理論性的分析變項，與歷來國際關係研究中所談討，認知上宗教、政治制度或意識型態的相似，是否促進和平與合作，其實是異曲同工。¹只是，正因為國際間普遍可見的現象，是即使明知宗教、政治制度、意識型態相異，國家卻仍不惜結盟對抗明知與自身宗教、政治制度、意識型態相同的國家，國際關係學界遂不免傾向認為，實質上利害效益的算計，才是決

¹ 例如，研究民主和平理論的學者即曾指出，英美這兩個民主國家之所以仍在 1812 年發生戰爭，是因為美國當時並不認為英國也是民主國家，彼此並無認同感 (Owen, 1994: 108-110)。

定國家行為的主因 (Walt, 1987: 17-35), 「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永遠的利益」, 可謂是近代以來以歐洲為主西方國際關係的寫照。然而, 冷戰結束、中國崛起之下, 開始漸漸有了挑戰這種定見的呼聲 (Huntington, 1993), 且在學理的先期探討之後, 各類接續的歷史案例研究也紛紛展開, 以具體判斷這「文化認同」的理論, 究竟是否成立。

於此, 就是從歷史紀錄上來看, 文化認同的作用, 在過去中國曾是東亞霸權的時光中, 確實是存在的, 特別是在明朝時對中國儒家文化認同感最強烈的韓國身上: 朝鮮不僅熟稔儒家經典、朱子學興盛, 更是以「小中華」自居自傲, 這種朝鮮對明朝的儒家文化認同, 視明朝與朝鮮的緊密關係尤如父子、君臣, 對當時的中韓關係產生重要影響, 凌駕了實質上的利害算計。明朝末年, 明朝派出大軍前往救助軍備廢弛的朝鮮, 說明了當時明朝是如何的有能力攻打朝鮮, 而朝鮮又是如何的沒有能力抵抗 (Kang, 2010: 614-615), 但在既有的研究中就發現, 明朝之所以不惜辛勞血戰派兵協防, 不是看重朝鮮半島的戰略位置, 而是因為朝鮮在文化上的高度親近, 且身為藩屬朝鮮的宗主, 明朝更有著《論語》中所揭示「興滅繼絕」的義務 (張啟雄, 1990: 295-297; 楊仕樂, 2016)。而後, 面對女真的興起, 也因為這與明朝間的文化認同感, 感念明朝實踐「興滅繼絕」的義舉、對藩屬的眷顧, 朝鮮並沒有在明朝與女真之間採取「避險」(hedging) 策略兩邊下注, 既不是想趁機聯合女真擺脫明朝, 也不是認為明朝仍然強大而必須順從, 更不是看到女真強大而決定聯合明朝抵禦, 而是在明朝都難以抵抗女真的情況下, 仍然不惜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 堅持抵制女真效忠明朝 (楊仕樂, 2017), 並在明朝滅亡後都還盡力保持這份忠誠 (吳政緯, 2014, 2015; 陳放, 2010)。然而, 相對於明末, 既有的研究卻在明初發現了迥異的現象: 此時朝鮮並不順從興起的明朝, 甚至想要主動攻擊, 雖然最後仍向明朝輸誠, 但暗地裡卻是滿腹怨言牢騷, 直到明朝建立將近一百年時都還是如此 (楊仕樂, 2018)。既然明初的朝鮮臣服於強大的明朝是出於被迫與無奈, 則在明末時朝鮮該是頭也不回地想掙脫衰弱的明朝才是。這明初與明末間鮮明的反差指出, 中韓之間的文化認同感, 是在明代中期的一百五十年間才建立起來的, 但這個過程究竟如何?

站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 本文嘗試探索明代中韓文化認同建構的過程, 這不僅是一個歷史重建的工作, 在當代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實務上都有重要的意義。對於未來的預期得基於對過去的充分解釋, 歷來國際關係研究多少有著西方中心的偏好, 本研究嘗試以過去中國曾為東亞霸權的歷史為研究素材, 來掌握中國可能再次成為東亞霸權的未來, 透過進一步驗證既有的理論, 以有助於

在未來建立能橫貫古今中外適用的更佳理論。於此同時，本研究雖是將焦點集中於中韓之間，但並非是試圖以此推論東亞體系性普遍的共享的理念，而是能以彼此文化認同的程度當作主要因素，在日後進一步用以解釋不同國家面對中國霸權時的不同反應。更重要的，明代中韓建構文化認同的過程，可能也是在解釋之外，進一步預測東亞未來的重要線索。當代的東亞國家，對中國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文化認同感，如今中國的處境，很類似在建立之初不為朝鮮所接受的明朝。如果朝鮮與明朝形成文化認同的關鍵能從本研究中揭露，或許也是掌握在未來在區域國家與中國之間，能否建構文化認同感的重要指引。

貳、文獻探討

關於古代中國與其東亞鄰國間文化認同建構的過程，迄今仍可謂是國際關係研究上的一大段空白。以提倡文化認同論而著稱的康燦雄 (David C. Kang)，主要是以韓國、越南、日本等國如何大量引進中國的政府體制、典章制度、哲學、文學、音樂、美術、建築、服飾，以及雙方使節、貿易的往來，來呈現這些國家與中國文化的親近 (Kang, 2010: 602-611)。只是，就像康燦雄自己也承認的，大量吸納中國文化未必代表認同中國文化，像日本就是如此。套用中國自己的話，「胡服騎射」、「師夷長技以制夷」，技藝這類其實屬於形而下層次的引進，可以純是出於工具理性的需要，並不代表在形而上的層次，也對引進的來源有所認同。易言之，既有的研究多少是將「文化認同」視為既定，用以解釋何以小國順從霸權並不僅僅是因為無力抵抗，而未進一步去探究這「文化認同」究竟是怎麼形成的（楊仕樂，2017：54-55）。

專就朝鮮這一個例子，既有研究已知截至1449年土木堡之變，朝鮮內部其實都還是對明朝多有不滿與抱怨，但到了1618年以後面對女真的興起，朝鮮卻又對這個他原先很厭惡的明朝死心塌地。中間這一百五十多年裡，朝鮮對明朝前後截然不同的態度，究竟是怎麼轉變的？於此，迄今的研究是極度欠缺。除了闡述朝鮮此時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熱衷於朱子學（李斌斌、李虎，2007；蔡仁厚，1980），少數如王克平的著作對這漫漫一百五十年的時光，也只有極少的著墨，認為「朝鮮以中國為學習的對象，渴求明朝的幫助。因此乘明朝使臣出使朝鮮之際，雙方以詩歌唱和，相互探討音韻、文學、禮儀、性理等問題，也就自然成為發展兩國關係新的有效方式。」而「明朝文臣出使朝鮮，其雙方的唱和作品也被朝鮮政府輯為《皇華集》，明朝和朝鮮的關係邁入親和階段」（王克平，2009：26）。從中不難看出，現有研究多想當然耳地以學術、藝文的交流，來說明朝鮮與明朝在文化上的親近，以及所謂朝鮮對中國文化的仰慕

而引進中國文化。只是，就像是社交活動中的客套，這些表面上的紀錄並不足以證明，朝鮮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建立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關於明朝中期這一百五十年間中韓來往的研究，大多就是如此。前述《皇華集》正是其中的主要研究焦點（王克平，2014；王准，2014；李培培，2016；趙季，2016），例如權赫子在〈從《皇華集》「箕子題詠」看辭賦的外交功能〉的分析就寫道：「明使與朝鮮文臣為實現各自的外交目的而讚美對方，強調兩國之友好關係，箕子其人自然是最理想的媒介。讚美這位共同文化淵源的先賢，可以進一步加強兩國文化的親近感，以增強兩國的友好關係」（權赫子，2011：8-9）。另一些研究則聚焦於詩歌編輯上體例的轉變，或是考證中韓雙方使節的生平與其詩歌著作間的相互關係（申太永著，王永一譯，2007；杜慧月，2008，2010；姜維東，2013），從作品風格中呈現朝鮮的詩賦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並且認為這種影響呈現了雙方文化上的彼此認同。

王克平的研究即發現，朝鮮詩辭中有許多讚美欽羨中國文化的字句，諸如：「男耕女織士勤學，衣冠藹藹中華風」、「四海正逢同軌日，皇恩到處沸歡聲」、「自是華夷俱按堵，豐功千古頌神堯」（王克平，2011：144-145）。他也認為，朝鮮的詩詞明顯是在模仿唐宋的作品，「綽有唐人風格」、「頗饒晚唐人風韻」、「沉著冲澹，不為綺麗豔冶之辭，有唐人之遺意」，且在這些朝鮮文人的作品中也常常「表達對蘇軾、李白、歐陽修等唐宋文學大師的景仰，在評價作品時也多以他們為標準」，「反映了兩國間友好的外交關係」（王克平，2009：113-114）。不過，這種模仿與讚美如同前文所述，都仍可能僅是表面上的客套，或是僅侷限於文壇之中，無法證明中韓間的文化認同感，確實有因為這些藝文交流而建立。另外，少數如廖肇亨的研究，則透過明朝使節朱之蕃的出使經驗，分析中國使節如何看待朝鮮文化。當中寫道，朱之蕃其實是個特例，他對於朝鮮文獻「廣徵博求的熱情實無以復……嘗試將關注的目光轉向異域……希望打破中國知識社群的文化霸權心態，嘗試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理解」（廖肇亨，2011：64）。如果明朝使節大多是抱持這種自傲的心態看待朝鮮，真能獲得朝鮮的真心認同？從人情常理來看是很值得懷疑的，但既有研究中並無進一步的探究。

在一百多年的平靜後，1592與1597年明朝兩度出兵協防朝鮮，是中韓關係上最重大的事件。既有研究雖已發現明朝此舉是出於文化認同，自認有「興滅

繼絕」的義務，保護這個最接受中國儒家文化且對明朝宗主最恭順的藩屬，但朝鮮是如何領會明朝的協防？是否在此戰之前朝鮮就已對明朝有深厚的儒家文化認同，堅信明朝必會履行「興滅繼絕」的義務出兵相救？還是說此時朝鮮對明朝仍是敢怒不敢言，明朝卻大軍援助讓朝鮮喜出望外，從此才建立起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認同感？對此迄今並無研究加以討論，所有者多是從日方角度研究出兵的動機（羅麗馨，2011），日軍的戰術與築城（羅麗馨，2012，2017a）、戰場的疫病、情蒐、通訊（羅麗馨，2017b），日軍暴行與戰俘生活（羅麗馨，2013），日軍軍中僧侶與傳教士（羅麗馨，2015）等；或是此戰中外交斡旋的經過及對東亞局勢的宏觀影響，朝鮮徵兵、調兵的機制等細節（李鐘九，2010；金洪培、黃文日，2007；張慶洲，1989；鄭潔西，2017）。

對於1592年與1597年這兩次戰爭期間與戰後的中韓間文化交流，或是說中國文化的傳播，是有一些研究加以探討（杜慧月，2016；金洪培，2004；盛強，2016；劉寶全，2011），其中也有少數從當時朝鮮的個人記述中，發現朝鮮人對明朝的仰慕。例如因戰亂而被囚禁在日本的朝鮮人，後來透過交涉得以返國，曾以中文寫下：「我能漢語，又能文書，得見地方官，書示吾等來歷根本與倭賊情勢，……因護送北京矣。如達北京，則非但壯觀天下，順歸朝鮮，必仰叫天闔，細達日本事情，朝鮮俘民，庶幾刷還，而中外青史，留我芳名。……皇恩賴免殊方鬼，賤質還為故國臣。去路拜乘天賜馬，青山萬里首回頻」（杜慧月，2016：103）。這樣的文字的確是呈現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但對於朝鮮在戰爭期間究竟如何看待明朝的援助，現有研究卻多是想當然耳地以朝鮮對明朝的正式行文來呈現朝鮮的感恩戴德（王非，2005：45-49；吳政緯，2015：213-217；楊璐，2015），而未能提出朝鮮內部討論時的證據予以支撐，更沒有比較此戰前後朝鮮內部對明朝態度是否有轉變。

參、研究架構

有鑑於現有研究的缺憾，如果要真實呈現朝鮮與明朝間文化認同的建構過程，深入發掘朝鮮當時的「真心話」究竟如何，就必須對其有關明朝的外交決策進行過程追溯 (process tracing)，探查朝鮮自己在當時的真實想法。於此，朝鮮《李朝實錄》（或稱為《朝鮮王朝實錄》），正是最能呈現這朝鮮「真心話」的根據。《李朝實錄》是韓國史上由李成桂所建立的李氏朝鮮王朝的官方史料，被聯合國列為世界「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現今

保存1392年至1863年間共25代君主與大臣們的事蹟與決策討論，²涵蓋了本研究所欲考察的範圍。

如果中韓之間確實存有文化認同感，應會有如同現有研究所發現，明末朝鮮內部寧死也要效忠明朝的見解，諸如：「雖無壬辰之事，為人臣之道，不可安坐。況再造東韓之恩，何可忘也？大義所在，強弱難顧，其令廟堂，預講赴援之策，以為報答皇恩之地」（吳晗，1980：3245-3246）。反之，若中韓之間並無文化認同感，朝鮮服從明朝只是因為無力抵抗，則會有如同現有研究所發現，明初朝鮮內部對明朝的抱怨與猜忌，諸如：「帝以兵甲眾多，政刑嚴峻，遂有天下；然以殺戮過當，元勳碩輔，多不保全。爾乃屢責我小邦，誅求無厭；今又責我以非罪，而脅我以動兵，是何異恐喝小兒哉！」（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ii：조선왕조실록）；或如：「西北之境，接於中國，時當冰合，一鞭可渡。況今中國兵興，若有一朝之變，如紅賊之來，先據此道，國家將何以應之乎？事之至迫，悔之何及！義州、江界，雖遣節制，軍勢單弱，恐難禦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c：조선왕조실록）；「中國去年求馬一萬匹，今又求一萬匹，本國之馬比舊為減，又未強壯。往時士大夫家有馬不下數匹，庶民皆有實馬，今士人之家不過一匹，亦皆疲弱，況庶民乎？……今皇帝凡所施為多非有道之事。北狄大亂，征戰不已，則以我國褊少，其能應無已之求乎？」（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p：조선왕조실록）

上述證據出現的狀況，將可以呈現中韓之間文化認同建構的實情，而針對本研究鎖定1449～1618年這明朝中期的一百五十餘年時光，由於朝鮮對明朝的態度從明初的反抗到明末轉而效忠，文化認同感已然建立，因此須回答的關鍵問題是，這個認同感是如何建立的？如果像既有研究所認為，是因頻繁的文化交流所建立，那麼應該在明朝中期的一百五十年內，在《李朝實錄》中發現對明朝有文化認同的證據逐漸增加，此可謂「漸變說」。相對的另一種可能則是「驟變說」，是因為重大事件的衝擊，才使朝鮮對明朝有了文化認同感，如此

² 《李朝實錄》內容均以中文書寫，但最初僅由日本京城大學於1929年開始影印，至1932年時只印行30部，其中有關中國的記載，有被單獨編輯成冊（吳晗，1980）。1993年，「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국사편찬위원회）完成《李朝實錄》數位化的工作，並於2006年公開全文資料庫檢索。現有對明朝協防朝鮮對抗日本的相關研究中，亦有部分使用了《李朝實錄》中的資料，但如前文所述其研究重點並不在朝鮮對明朝的觀感，而是在日軍戰術、築城、疫病、暴行等項目（羅麗馨，2012，2013，2017a，2017b）。

則應該在這個重大事件之後，才看到《李朝實錄》中出現對明朝有文化認同的證據。最可能產生這樣效應的重大事件，無疑就是前述1592年與1597年明朝兩度不惜血戰協防朝鮮。除此之外，有關明朝內部政情與對外關係的重大事件，也都是檢索時的重要線索，詳如下表一。

肆、歷史案例研究

根據表一事件年表的引導，本文以《李朝實錄》為準，檢索1449～1618年間朝鮮對明朝的態度，因篇幅所限後續僅分為六個小節，擇要呈現史料中能顯示朝鮮想法的字句，相關各事件的經過則從略。從中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鮮對明朝的文化認同是有在緩緩累積，但1449年後的朝鮮對明朝，大致上仍一直延續著敢怒不敢言的態度，對明朝的外交決策大多仍以自身的實質國家利益為考量，直到1592年與1597年明朝兩次大軍血戰協防朝鮮，才根本改變了這個現象。儘管協防期間，朝鮮與明朝不是沒有摩擦，朝鮮對明朝不是沒有

表一 研究線索：明朝中期大事年表

年代（西元年）	事件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 (1449)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遭瓦剌俘虜。
明代宗景泰元年 (1450)	明英宗回京，遭明代宗囚禁。
明英宗天順元年 (1457)	明代宗重病，明英宗復辟。
明憲宗成化三年 (1467)	明、朝聯軍第一次進攻建州女真。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 (1479)	明、朝聯軍第二次進攻建州女真。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 (1517)	明武宗襲擊韃靼取勝。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 (1519)	寧王叛變，遭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平定。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1553)	葡萄牙賄賂廣東市舶司，占據澳門。
明穆宗隆慶元年 (1567)	廢除海禁，開放民間遠洋行業。
明穆宗隆慶四年 (1570)	韃靼與明朝簽屬和平條約，開放邊關通商。
明穆宗隆慶五年 (1571)	明朝承認葡萄牙租借澳門。
明神宗萬曆元年 (1572)	張居正擔任首輔大學士，主掌朝政。
明神宗萬曆十年 (1582)	張居正逝世，明神宗親政。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 (1592)	寧夏之役，弭平蒙古降軍叛亂。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 (1592)	明朝第一次協防朝鮮。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 (1597)	明朝第二次協防朝鮮。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努爾哈齊建立後金，對明朝開戰。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 (1618)	明朝要求朝鮮出兵一同攻打後金。

資料來源：孟森 (1977)；呂士朋 (2006)；簡江作 (1998, 2005)；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著，詹卓穎譯 (1987)。

抱怨，但明朝究竟奮力保衛了朝鮮，因此才改變了朝鮮對明朝的態度。意即，前述「漸變說」是背景氣氛的醞釀，而「驟變說」則是醞釀後的爆發，兩者雖都有重要性，但後者更為關鍵。

一、1449～1467年

1449年土木堡之變後，儘管明朝遭到重大敗績，但朝鮮並不認為明朝已然衰弱，對明朝持續保持戒慎恐懼的態度，深怕稍有不慎觸怒明朝。朝鮮對明朝的態度，特別反映在朝鮮如何與女真互動。朝鮮世祖二年二月十八日（明景帝景泰七年二月十八日，1456年3月23日），女真派人赴朝鮮進貢希望通商，大臣表示反對，認為如此既違背明朝，又有國防疑慮；但此時的朝鮮國王世祖則歡迎女真，一方面貿易利益豐厚，二來也可避免被明朝分化：

韓確啟曰：「中朝禁我國，不與此輩交通。向者野人之來，中朝必聞，況滿住有名，不可招來。且開平安道之路，使彼知夷險迂直，亦不可。」上曰：「中國之於我國雖勅之如此，野人入朝則饋遺甚厚，此中國之深謀也。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此即今日中國之謀也。在我國固當待之以厚，豈可陷於中國之術乎？」（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y：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世祖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明英宗天順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459年6月3日），雖然最後世祖仍決定拒絕女真人上貢，以避免來自明朝的壓力，但仍善待女真貢使，保留與女真持續互動的機會：「野人來服，我國之上策，卿等獨知。然上國所惡，故使臣回還間建州衛野人等來朝者，勿許上送，諭之曰：『汝等精誠，國家所知，然中國非之，故上命勿送，爾知此意。』給行糧鹽醬送還」（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ww：조선왕조실록）。世祖事後也感嘆道，朝鮮對明朝恭順所以被明朝欺壓，女真敢於反抗明朝反而受到敬畏，朝鮮應該發奮圖強向女真看齊。朝鮮世祖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明英宗天順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460年6月15日）：

野人跋扈不從中國之命，故中國畏之。我國每事不違命，故中國易之。比野人為兩國，是我國不能素夷狄之所致也。到今野人每來侵而中國不責。我國每從命而野人日慢，如此則國威盡喪而將為中國郡縣矣。智者見於未萌，何時見乎？予憤，日夜忽起忽臥，援弓撫劍，既而披書彈琴，強顏言笑。（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b：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世祖七年二月十四日（明英宗天順五年二月十四日，1461年3月25日），女真部族火刺溫準備侵犯朝鮮，建州女真派人勸退火刺溫並派人向朝鮮通風報信，對此朝鮮表示感謝並贈予厚禮，自稱是因為明朝之故而無法接見並致謝。

……叔舟啟：「火刺溫聲息真偽不可知，豆里等稱為告變而來，不可絕之。……今速遣朝官教豆里等曰：『汝等不忘予憐撫之意，遠來告變，且欲朝見，予嘉汝誠。然中國忌汝等往來於我，不敢相接。然汝既不忘我恩，予亦知汝之誠，不必面見，將見中朝指意耳。茲為遣人曉意，汝宜體悉。』仍設宴厚饋，量賜衣服，貨物以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x：조선왕조실록）

二、1467～1494年

1467年，明朝出兵攻打建州女真部落並要求朝鮮出兵協助。從此時朝鮮內部的決策討論可以發現，朝鮮其實並不願意，但畏懼觸怒明朝才勉強出兵。起初，明朝的遼東地方首長白顥，要求朝鮮部隊往赴前線，朝鮮世祖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明憲宗成化三年九月十四日，1467年10月11日），世祖要求部隊「勿聽白顥指揮，亦勿待白顥往。虜獲之數、軍士功能，則白顥及總兵官在近則報告。」（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ff：조선왕조실록）對於此次軍事行動，世祖嚴厲批評是一次愚行，但還是希望朝鮮將領忍耐，有朝一日朝鮮自己出兵攻下建州女真部落（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gg：조선왕조실록）。朝鮮成宗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明憲宗成化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478年9月19日），朝鮮駐明使節回報明朝將再度出擊女真，希望朝鮮方面先做好出兵準備。大臣們認為朝鮮連年飢荒，加上前次出兵只是僥倖得勝，過去也有回絕明朝要求的先例，這次應當拒絕。對此有大臣表示懷疑，但反對出兵者進一步勸阻成宗，強調就算明朝有命令，朝鮮歷來也不是都一概遵守，而且明朝就算發怒也不可能輕易出兵攻打朝鮮，朝鮮可以出兵但不要真的與女真交戰，應付一下即可。朝鮮成宗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明憲宗成化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478年9月22日）：

……思慎曰：「中國之於我國，不以外國待之，中國之令，不可不從。昔在丁亥之歲，……世祖重違帝命，分遣北征之師以赴，於此之時猶不敢違命，況在今時不可不從。」克培曰：「……丁亥西征，乘彼人不備，故得利焉；今則不然。彼既作賊於中國，而懲前日之事，必重為之備，我軍深入險阻，

萬一失利，則非徒見侮於戎虜，必貽後世之笑，不可輕舉。借曰中國之待我至厚，不可違命，則君父之命，臣子亦當諫止，豈可不度事之是非而一從無違乎？雖曰世祖已從之，然世宗則不從，亦度其事勢而已。」上曰：「今若不從，則中國必怒矣。」克培曰：「今中國，非如契丹、遼子之類，雖怒豈遽加兵於我？如不得已則遣兵待變而進可也。」上曰：「若從命，則豈可逗留不進乎？」克培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家之常事，觀勢而動，何有不可？」上曰：「更議之可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iii：조선왕조실록）

由於明朝遲遲未有行動，因此朝鮮對於出兵與否也一直懸而未決。到了朝鮮成宗十年十月七日（明憲宗成化十五年十月七日，1479年10月21日），明朝出兵態勢日益明朗，但朝鮮內部仍在爭論。大臣們指出，此時天寒地凍，出兵實在有困難，而且明朝與女真鷸蚌相爭，朝鮮正可以漁翁得利，為何要犧牲朝鮮自己的利益去服從明朝？而且對明朝的要求一再順從，只會讓明朝食髓知味，得寸進尺：

……古云：「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臣以謂鄰國相攻，我國之利也，何必驅吾赤子，赴之鋒鏑之間，而資他國之利也？臣愚以為莫如罷兵之為愈也。若曰帝命，不可不從，……今年從之，明年又從之，則臣恐上國視以為常，每遇征虜，其徵發我國，有同腹裏矣，然則其能一一應之乎？……若今年從之，明年或出於不得已而不從，上國援例譴責，則臣未知何辭以辨白乎？於是上國怒我不從，虜醜乘我貳於上國，則臣恐我國之邊患，兆於此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pp：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成宗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明憲宗成化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1479年11月12日），明朝遣使要求朝鮮出兵。成宗召集大臣要他們提出意見，反對者認為此時天氣寒冷補給不易實難以出兵，且過去也有拒絕出兵的先例；但贊成者則認為既然之前都努力對明朝輸誠，這次還是應該出兵。對此成宗認為，要是推辭實在找不到裡由，以補給當藉口明朝肯定不相信，故還是決定出兵：

……（李）克培曰：「論以大義，則帝命不可違；然西北早雪，野無芻茭，喂馬甚難。……今則野人必分兵以備之，入攻極難，雖得入攻，還師之日，野人先據險以要之，則我勢危矣。雖急於天子之命，我勢亦不可不度也。昔世宗朝不從請兵之命。」上曰：「若然。則我師之入果為難矣。然分兵以守，則彼力亦分矣。第今托何辭回奏乎？雖云失農，必不見信矣。」（鄭）

昌孫啟曰：「臣等非不知其弊，勢不得已耳。」（韓）明澹曰：「興兵國之大事，然勢出於不得已焉耳。」……上曰：「辭之甚難，以從請為定，議其軍數。」（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aa：조선왕조실록）

由於當時朝鮮發生飢荒，因此並未依照明朝的要求全面徵兵，而只出動邊界部隊，而且因為當時鴨綠江冰薄、渡江有危險，堅持不渡江支援。只是，渡江與否，大臣們意見分歧。為了解決此事，成宗要大臣們商議。其間，一方認為，明朝不會接受這種結冰不夠不能渡江的理由，不如渡江後立刻撤回，對明朝有所交代即可。另一方則認為，既然派兵後到江邊發現渡江有困難就不要渡江，這樣錯並不在朝鮮；如果渡江後只虛晃一招就撤回，錯反而在朝鮮這邊。

（盧）思慎曰：「今已罷軍，不可復徵，而留防軍士，類非精兵……如我國全不出師而奏以江冰未合，則曲在我矣。今大軍已出，留屯江上，而天氣尚暖，江流未冰，雖欲渡軍，勢所不得，以實奏之，何害於義？若爾則上國雖或不信，而在我國無愧於心矣。如故為揚兵越江旋返，而據此以奏，則曲已在我，有乖殿下事大之誠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nn：조선왕조실록）

成宗傾向不渡江，但仍要大臣們繼續申論，於是正反雙方繼續發言。成宗認為渡江確實困難，反對渡江的大臣也就繼續力爭，表示明朝也不可能因為朝鮮軍不渡江就興師問罪。支持渡江的大臣則強調，就只是渡江應付一下立刻會撤回，沒有要繼續前進。

（盧）思慎曰：「今天氣尚嚴，積雪沒脛，道途不通，而野無芻茭，人馬俱斃，勢有所不得為也。且勅書內『若有逃竄者，則諒必擒而俘獻之。』非必於興師致討也。今勢已如此，以實告之何害？中朝待我國，非如畿內諸侯之比，羈縻而已。臣意以為必不以此事遣使責之也。昔元朝征日本時，我國出師助戰，然其時元將到我國，親督出師，不得已而從之，今則又非此比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nn：조선왕조실록）

不過，認為應該渡江後立刻撤回的意見仍居多數，對此成宗態度保留：「然則渡江之議多，從多可也，而事當急速，其事日磨鍊以啟。但時勢甚難，若渡江，則當擣賊穴矣，謂之揚兵而還，則甚不可。國家命將，先謂之揚兵而還可乎？」（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nn：조선왕조실록）支持與反對渡江者也

不放棄，雙方持續進言，最後成宗還是決定不渡江，並要負起責任向明朝解釋：「『我兵不利之禍小，上國譴責之害大，義當越江。然預知人馬俱斃，而猶遣之，予所不忍，寧為民受責何如？』左右默然。上曰：『寧為民受責，姑停越江之議，奏聞使齎去事目磨鍊以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nn：조선왕조실록）

戰爭結束後，朝鮮成宗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明憲宗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480年2月4日），有朝鮮大臣要求懲罰朝鮮總司令魚有沼，理由是他未對明朝盡忠、拒不渡江，但不渡江其實是成宗的旨意，成宗也未對此提議表示意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d：조선왕조실록）。

三、1494 ~ 1544年

朝鮮燕山君九年四月二十日（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四月二十日，1503年5月15日），軍器監上奏明朝希望取得朝鮮的弓矢，但朝鮮精良的弓矢製造技術是不可洩漏的國防機密，故上交的弓敷衍一番即可。但大臣認為明朝對朝鮮有特殊優待，對明朝不可這樣詐欺：

……都承旨金勘啟：「臣意，待中國不宜以詐。臣聞弓角中國於外夷，一切禁貿，而獨於我國不甚禁貿，逐年欽賜亦多，其待我倍於他國矣。……天使若知其詐，則其肯謂禮義之邦乎？……欲備少患，而恐謬大計也。」……傳曰：「俊言亦不為無理，然上國之人，不可待之如是，其令精造給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w：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中宗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513年1月22日），大臣認為中國沒有的禮儀，朝鮮不可獨創，而且以「小中華」自居，這是在史料中的第一次，顯示朝鮮對明朝文化的認同感漸漸產生。

……自漢以來數千年間，十六代帝王，未有無配而獨享廟食可知。我國家邇處日域，自中國視之與安南、交趾無異，而中國之人不鄙夷之，至稱小中華，豈非以世修禮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彝物則猶足可觀故耶？今數千年間十六代帝王所無之事，而獨於我朝鮮見之，則非唯負愧於前古，亦且負愧於中國，此非獨一世君臣之所大恥也，抑吾東方億萬年無窮之大恥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i：조선왕조실록）

儘管朝鮮對明朝的文化認同感漸漸出現，但仍未壓倒朝鮮自己的國家利益考慮。朝鮮中宗三十二年四月十日（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四月十日，1537年5月18日）朝鮮背著明朝暗中與日本貿易，而此時日本俘虜明朝將領，希望透過朝鮮與明朝談判，朝鮮雖認為若能促使日本釋放明朝將領是大功一件，但又擔心此後類似事件又要朝鮮出面，因此不處理。

金謹思等議：「……我國若能推還中國，則其於事大之誠，深合事宜，聖意甚美。但我國與日本相好自昔諱之，必有深意。且袁璉事初既防答，今已年久，追問似難。雖或有可以推還之勢，一時被嘉於中國則有之矣，後日倘或又有見擄如袁璉者，中朝以我國近倭境，且相交通，令遣使推還，舉袁璉例督之，則其將何以哉？其一時嘉美之獎，反啟後日無窮之患。」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 조선왕조실록）

四、1545 ~ 1592年

朝鮮明宗九年七月十三日（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1554年8月7日）朝鮮擒獲日本盜賊，但覺得不必上報邀功，因為要是日本來襲，朝鮮無力應對。

……參贊官鄭惟吉曰：「生擒倭人處置事已與大臣議之，不須更達。……今若奏聞，則日本之人必聞之矣，聞之則必將移怒於我矣。若南方又受島夷之侵竊，則朝廷將以何儲而措置乎？國內虛竭，軍民已瘁，不可挑彼之怒也。……以我國盡事上之道，曷有不奏之理乎？然奏聞則雖得美名，而必有實禍。……恐終有不能堪當之患矣。今之國事，至為可慮。」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qq: 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明宗九年十月三十日（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554年11月24日）朝鮮大臣上奏抱怨，朝鮮對於明朝的賞賜都依照慣例遣使謝恩，但相關禮儀繁瑣，而且明朝也覺得接待這些朝鮮使節不堪其擾，甚至在科舉的策論考題中還認為，朝鮮人以禮義為藉口只是想來明朝貿易牟利，朝鮮對明朝如此忠心卻被鄙視，甚是無奈。

……參贊官鄭惟吉曰：「……凡有所賜，例遣謝恩；然我國事大之禮，甚為煩數，成弊已久。小臣為儒時聞之，夏言，中原名士也，為禮部尚書時，

禮部郎官以為：『朝鮮使价出入甚數，宴享賞賜，豈可一一為之？請從便接對。』言曰：『自古成例不可卒廢。』而又於鄉試策題有曰：『朝鮮之人，假托禮義，謀利中國。拒絕之方？羈縻之策？孰為得失？』我國雖以至誠事大，厭苦如此。……小之事大，不過為保國之規模而已。……前朝與中原為一家，恩寵雖云至矣，而責罰隨之，呼來斥去，無異家奴，此亦可戒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ddd：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明宗十三年十月一日（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一日，1558年11月10日），明宗問大臣科舉結果為何不公布？大臣表示有兩筆答案對明朝有敵意，擔心引起明朝不悅。

文馨曰：「臣等以本館官員不齊故時未啟達，以中朝未然之事，揣度發策，既為不可。故其狀元對策曰：『我國土地之大，可以與中國抗衡』；第二對策曰：『勢難，則朝貢可絕』云，聞之極為駭愕。殿試罷榜，雖曰重難，兩司豈偶然計而論執乎？」（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ggg：조선왕조실록）

不過在另一方面，朝鮮對明朝的文化認同感也有流露。在朝鮮宣祖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明穆宗隆慶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572年11月3日），朝鮮國王宣祖下令臣民必須廢除穿耳洞戴耳環的習俗，向明朝看齊。

備忘記傳于政院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國大小男兒必貫穿其耳，作環珥而懸之，取譏於中國，亦可羞愧。自今後一切痛革胡習，曉諭中外。京中則限今月，其或憚不即從者，憲府嚴加懲罪，以此捧承傳可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ll：조선왕조실록）

五、1592～1597年

朝鮮宣祖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1592年5月22日），日軍突然登陸朝鮮，朝鮮軍隊承平已久又毫無準備，因此一路潰敗，宣祖只好在五月三日（1592年6月12日）決定派出特使，分頭向明朝中央與邊防軍求援（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eee：조선왕조실록）。

到了五月二十九日（1592年7月8日），朝鮮方面側面得知，明朝根本不相信朝鮮遭日本攻擊，而部分朝鮮大臣也反對向明朝求援，認為明軍紀律不彰，「遼、廣之人性甚頑暴，若天兵渡江蹂躪我國，則涇江以西未陷諸郡盡為赤

地」(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z: 조선왕조실록)。到了六月十三日(1592年7月21日)，宣祖決定再逃往明朝境內避難，由於先前情報顯示明朝不相信朝鮮局勢艱困，「無救焚拯溺之意」(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d: 조선왕조실록)，大臣們擔心明朝不會予以收容：

……諸臣勸留勸避，各有所見。……(崔)興源曰：「中原不受，而賊虜又逼於後則奈何？今者有移駐定州之教，人心騷動，商量處之可也。」……(李)礪曰：「到此無可為，但前日有通信之事，恐中原不甚信也。」上曰：「然則遼東不得入乎？賊書中言分遣其將於八道云，恐我國地方則無可避之處也！」(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bb: 조선왕조실록)

儘管如此宣祖仍堅持己見，並於當天傍晚再次召集大臣商議。大臣們意見持續分歧，不少大臣仍擔心明朝不會收容宣祖，但宣祖堅信明朝會像過去出兵救援安南一般，³也會出兵救援並幫助朝鮮復國：

是夕，又引見諸臣……(崔)興源曰：「遼東人心極險。」上曰：「然則何不言可往之地？予死於天子之國可也，不可死於賊手。」……(韓)準曰：「世子往北道，大駕往義州，則中朝必以請兵有所眷顧矣。」(李)恒福曰：「小臣之意，終始以兩宮分駐為可。天朝亦必容而受之，無拒之之理。」上曰：「與其死於賊手，無寧死於父母之國。」……(崔)興源曰：「小臣之意，入遼不可。若入而不許，則奈何？」上曰：「雖然，予必渡鴨綠江矣。」忠謙曰：「入遼則內殿妃嬪，將何以處之？」上曰：「皆不可棄，從簡帶去可矣。」……上曰：「赴遼非但避亂，安南國嘗亡其國，自為入朝，天朝發兵送之，安南得以復國，予亦慮其如此，故欲入也。世子則赴北，領相隨往可也。」(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kk: 조선왕조실록)

幾天後，朝鮮派往明朝求援的特使幾經艱難波折，終於抵達邊境並引導明軍越江來援，六月十八日(1592年7月26日)，明軍果然抵達並解除平壤之危，準備撤退。朝鮮方面對於明朝出兵救援感激涕零，宣祖表示朝鮮安危全賴明軍，一切都聽明軍將領指揮，大臣們有的認為明軍可以與朝鮮軍聯合作戰，也有的認為應該都聽明軍指揮，場面吵雜令明軍將領不快，宣祖趕緊制止。

³ 安南於1400年時發生內亂，明朝於1406年派軍護送流亡在外的安南王室返國，但遭遇安南叛軍襲擊而戰敗，明朝遂決定加派大軍並成功平亂(陳文源, 2014: 19-20)。

遼東遊擊史儒，原任參將郭夢徵，領一千騎到林畔館。上以袞龍袍翼善冠，相會再拜訖。上曰：「不穀守國無狀，致有今日之禍，至勤天朝大人之行，不勝惶恐。」史、郭兩將曰：「不能早救平壤，是可為恨。祖摠兵到義州，俺等當還，與祖爺講定。貴國何以為計？」上曰：「一國存亡係大人進退，所指揮願謹領受。」時群臣或言「天兵進與都元帥合勢為可」，或言「當聽分付」，語言紛譁。郭夢徵曰：「貴國君臣有同聚訟，極無禮也。」上揮止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tt：조선왕조실록）

平壤解危後次日，求援特使再回報明軍主力會火速渡江協防，即便如此宣祖仍於兩天後逃入遼東。七月十一日（1592年8月17日）明軍先鋒抵達，朝鮮派出大臣接待、致謝，明軍將領表示出兵相救本是應該的，而且後續兵力也已在集結中且戰力強大，要朝鮮安心。不過，已經逃離朝鮮的宣祖仍堅持傳位卸責，大臣們認為這樣實在辜負明朝大軍救援之恩，但宣祖心意已決，仍於翌年一月十三日（1593年2月13日）要求隨行大臣準備傳位事宜：

左議政尹斗壽……等啟曰：「……聖天子以殿下至誠事大，特遣名將，統率精兵幾萬，征勦倭賊，以收復疆土為期。歷觀前史，中國待外藩，亦有此盛舉乎？天子以興復，眷眷於殿下，此何等責任。而進勦伊始，乃下此教乎？時未有冊封之奏，而便有傳位之請，揆之事體，亦甚未安。伏望三思，亟寢舉行之命。」上曰：「此何時而徒言而已乎？更勿為如此之言，速為講求節目，令製教書。」（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rr：조선왕조실록）

明軍救援穩定戰局後，日軍也有意和談，明朝遂準備撤退。對此，朝鮮大臣於朝鮮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1593年4月12日），草擬奏章希望明軍繼續戰鬥，表示明朝派出大軍不辭艱險前來救援，大恩大德，朝鮮喜出望外也感到慚愧，但還是斗膽進言。

沈忠謙曰：「……天將不欲與戰，其策已定。……小臣略具咨草，因以其草進，其辭曰：『倭賊無故興兵，陵暴我國……天朝遠送兵糧，拯濟小邦於既亡之後，其再造鴻恩，已出於千萬意分之外。今欲許和而息民，小邦雖強欲陳請，無顏面可以為辭。但小邦區區情勢，固不足恤，而以中國利害言之，恐時有所不可也。自古中國之於夷狄，示以必勝之勢，然後可以言和，不然則要和不成，雖和不久。……為今之計，莫如早些進兵，勦蕩京城，使賊飛走計窮，哀辭苦懇而後，方許免死，乃策之上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s：조선왕조실록）

這時，明朝前線主戰將領李如松受到後方主和派的誣陷，朝鮮方面也於四月二十一日（1593年5月21日）上書替李如松辯護，並且感激明朝的救援：

以李提督辨誣事移咨于韓布政。其略曰：「小邦久罹賊禍，三都見陷，幸蒙皇上發兵拯救。……小邦臣民，其所銘感而不已者，亦以救活其命。……至於收復本國城池，則自拔平壤之後，列屯之賊，望風奔潰，西自大同，東至碧蹄，五百餘里，俱已收復。……再造小邦，十成五六，感戴皇恩，日夜涕泣外。…當職不穀，上不能奉藩稱職，下未能負荷先業，愆咎所歸，固未敢辭；至於此等誣罔，必蒙聖朝洞察，而天地神祇，實所鑑臨，不足多辨。然既蒙咨示，不敢緘默。」（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hh：조선왕조실록）

不過，和談還是達成，朝鮮宣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1593年9月21日）明軍撤軍前夕，李如松向朝鮮百官請贈墨寶詩詞，大臣請宣祖親筆提字予以餽贈：「提督臨行，要得宸翰與百官贈詩，至曰：『我來貴國，他無所要。只欲得此以為傳後之資。』……自上雖未贈詩，以大字親寫『再造朝鮮』四字，以為贐別之資，則其於勉副天將之請，我國致謝之意，俱得其當。臣等愚慮，適及於此，敢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jj：조선왕조실록）

就在明軍準備撤退之際，朝鮮與明朝開始有摩擦。首先是賞賜問題，朝鮮宣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1593年6月22日）明軍將士向朝鮮討賞，宣祖趕忙下令將原要發給朝鮮士兵的賞金，轉發給明朝士兵：「天兵以我國不為賞給為怒云，以我國將士賞賜銀三千兩，或令分給天兵，我國應受者，則或以他物推移代給之意，令備邊司議處。」（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v：조선왕조실록）另外，十一月二日（1593年11月24日）明軍撤退之際明朝使節也接續抵達，朝鮮財政困難，宣祖只好要各部節省開銷以支應所需：「唐將連續，天使又至，該司支持難支。進上日次，生鮮及乾物，限天使回程間，勿為進排，使都監捧用。」（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ccc：조선왕조실록）但明朝使節仍覺得沒收到賞金是被怠慢了，宣祖也在二十三日（1593年12月15日）指示趕緊補發並致歉：「天使到東坡以闕支供事，發怒而去，不可不致謝。地方官所失，是皆予罪，以此意為別帖，斯速發送。」（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vv：조선왕조실록）並於十二月七日（1594年1月27日）再上奏謝恩。

朝鮮宣祖二十七年四月一日（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一日，1594年5月20日）宣祖問大臣對於中日和談決議的看法。大臣認為朝鮮必須上奏表示反對。

……上問右承旨洪履祥曰：「清正之事，於承旨意，何如？」履祥曰：「夷狄犬羊也。渠勢堂堂，萬無欲乞之理。今見其言，極為兇悖。我國欲待天兵相持之隙，有所措置之事矣。然講和必不得成，而以大義言之，則中國猶或為之，我國有萬世必報之讎，豈可與彼相和哉？天朝雖使為之，亦不可從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n：조선왕조실록）

另外，到了五月二十日（1594年7月11日）朝鮮備邊司也上奏了明朝在協防後對於朝鮮的評語，明朝認為自己如此勞心勞力，朝鮮卻只認為這是理所當然，還抱怨明軍的不是，令明軍將士上下都感到不滿，這樣的氣氛對朝鮮日後的安危很不利：

……石尚書，忠厚之人也，……略無慍怫之意，諄諄然為我國憂慮，而但曰：「……宋爺、李提督，為爾國十分辛苦，多有功勞，爾國不知其功，以為分內事，反以為不足，殊無良心。」我國所恃者只石尚書一人，而其意如此，我國之事，更無所憑依，豈非可虞之甚乎？……大抵天朝於小邦，有無限德，而畢竟致此不佳，舉失東征將士之心，極為不幸。……此是國家大機關所係，冒昧敢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r：조선왕조실록）

兩年後，朝鮮獲悉日本準備二度入侵，希望明朝趕緊派兵協防，幾經延宕後明朝才表示將派十萬兵馬渡江。對此，宣祖認為明朝終於來援，但大臣們則認為明朝只是虛晃一招，講場面話：「孫軍門聞上使出營之奇，知我國必驚動，故欲為鎮定而已。十萬兵渡江之說，恐或似是而非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aaa：조선왕조실록）宣祖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1596年6月16日），明朝派出部分兵力駐紮鴨綠江邊，朝鮮對於明朝仍急欲與日本議和多有抱怨，認為如此前功盡棄：「臣竊觀天朝之人，急於功利，殊不知信義之為何事。平居閑話，動引禮法，高若山斗臨小利害，則翻覆回互，頭緒難憑。……今賊酋，既受封於天朝，加兵於我國，則當初天朝拯濟我國之意，已無有所在，只是無故而捐百萬之金，封化外之國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mm：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宣祖三十年一月二十六日（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1597

年3月13日），日軍船隊載運大軍靠岸，明朝這才招集兵馬並以楊鎬為監軍，統領大軍協防朝鮮（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o，2006ss：조선왕조실록）。四月九日（1597年5月24日），宣祖接見明朝使節並感謝明朝再次出兵救援：「今見咨文，則天朝為小邦，終始拯濟，皇恩罔極」（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m：조선왕조실록），但四月十三日（1597年5月28日），宣祖召見大臣商討局勢，大臣們只覺得明朝前來救援的官員將領勾心鬥角、爭功諉過「中國人心純厚不似我國，……中原之人急於功利，故猜忌之心亦甚矣。」且認為明朝之所以二度來援，是因為「倭賊屯據我南邊已五六年，豈是為封事，亦豈欲吞我國而已哉？其意蓋在於犯中國，則欲以我國為要衝之地而防守者，天朝之得計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j：조선왕조실록）

對於明軍總帥楊鎬，宣祖也認為他不是善類。宣祖三十年六月二日（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二日，1597年7月15日）：「想楊鎬為人必是性急險辟之人，我國不幸矣。中原人心不淑，自前出來者，無一不貪。且人於朋儕間亦不可為虛語；而欺瞞君上，甘心為之，此外餘事，何所不至？以此可知中原氣習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yy：조선왕조실록）宣祖亦擔心明軍戰力不足。六月十八日（1597年7月31日），宣祖召集大臣商議，表示「天兵亦不足恃」，有意讓皇后等眷屬先行避難，但大臣們強烈反對，認為這樣實在無法向明軍交代：「中原人每謂我國不固其根本。今若因此作言，則甚不好也。……今無急迫之患，而先自動搖，……彼若謂我國以天朝將士置諸受難之地，而自為避禍之計云爾，則其若之何？」宣祖無言以對且「頗有不安之色」，而大臣們「皆默然」（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bbb：조선왕조실록），避難之議也就不了了之。

不過，面對日軍進逼，明軍確實奮力血戰。宣祖三十年八月十八日（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1597年9月28日）日軍圍攻南原城，朝鮮軍民竟棄城逃亡留下明軍死守，總兵楊元力戰不敵後突圍，最後僅十餘人脫困，楊元也身負重傷（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g：조선왕조실록）。次日朝鮮大臣上奏宣祖，表示明軍來援後並未獲隆重接待，就匆匆開赴前線仍無怨言，還奮不顧身防衛朝鮮的城池，朝鮮軍民自己卻紛紛逃竄，慚愧之際深感日後應好好尊敬明軍：

司憲府啟曰：「南原見陷之報入來，……輒呼差備官語之曰：『爾國軍民盡散，無一人在城，只令天兵獨守，終於此，何耶！』仰天唏噓，聞者墜淚。為政院者，居喉舌之地，所當劃即啟達，使主上單騎馳詣，涕泣致慰，以討慘痛之懷，兼將我國不能協力救援之意，引咎自責，反覆慙

謝，……天將領兵南下時，自上未及進慰於所館，只令都監堂上，草草餞慰，循例為之，亦甚無謂。色承旨罷職，都承旨不能檢察，亦為非矣，竝命推考。……」上曰：「依啟。承旨并推考。」（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u：조선왕조실록）

宣祖也於八月二十四日（1597年10月4日）探視重傷的楊元，涕泣誠摯感謝明軍的付出，隨行大臣們也都感動落淚：「上幸南大門外，迎慰楊副總元。副總使人謝曰：『委來迎待，不勝感激。第俺中槍，不能起居，未果相拜，尤切惶恐。』上立於路左，副總臥在擔輿上。上攀輿流涕曰：『大人以小邦之故至於此極，無任慘痛之至。』副總亦垂淚曰：『多謝厚眷。』遂過去。上涕泣悲哀甚至，左右無不感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f：조선왕조실록）同日，朝鮮大臣上奏「天兵為我國遠來獨守孤城，終罹鋒鏑，幾盡死亡，極為慘痛。依政院啟辭，設壇致祭宜當」，宣祖也表示同意：「依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ee：조선왕조실록）

明軍損失慘重之餘，不免指責朝鮮軍民不思振作。對此，朝鮮雖然感到憤怒，但也知道明軍的抱怨確有實據，朝鮮軍民自己不爭氣也沒話可說。九月十三日（1597年10月23日）宣祖詢問戰情，屬下回報朝鮮的確是士氣渙散：「賊勢不及壬辰；而人心崩潰反不如變初。……初領二千餘名往嶺南，及還湖南亦盡逃散，只有五十餘矣。……人心皆以為賊鋒更來，無復可為而如是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n：조선왕조실록）無怪乎在早在七月二十九日（1597年9月10日），大臣們就請求宣祖，將明軍總帥楊鎬批評朝鮮人不努力抗敵之事告知天下，希望能激勵朝鮮人民振作：「臣當進一言。王言一出，四方感聽。頃者有願從天將之教，此足以感激人心。」（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k：조선왕조실록）

六、1597 ~ 1618年

明軍浴血苦戰，日軍死傷同樣慘重，統帥豐臣秀吉也於1598年8月18日死去，日軍戰意頓失開始逐步撤退，戰事也告結束。宣祖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606年5月18日），宣祖向來訪的明朝使節謝恩：「小邦蒙天朝拯濟之恩至今保存，皇恩罔極，而不能自強，每貽天朝東顧之憂，天朝特降綸音，皇恩罔極。」（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fff：조선왕조실록）不過，戰爭期間宣祖逃入遼東也產生後遺症。宣祖死後，朝鮮

改由戰爭期間留在前線的光海君接掌國政，庶出非嫡出的他未獲明朝冊封為朝鮮國王，只得仰賴少數親信並實施大整肅，剷除異己。⁴

光海君及其親信之間對明朝存有惡感，表面上雖也是謝恩（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zz：조선왕조실록），但內部的討論中卻是應付與算計。朝鮮光海君元年六月二日（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日，1609年7月2日），就在朝鮮內部此時正陷於嚴重政爭之際，中國冊封使即將抵達，光海君下令對於使節的提問敷衍即可，不必事事告知：「係干天使，事涉可諱者，雖臺諫所啟，封入勿出朝報。批答亦如之可矣。昨日諫院啟辭，亦勿出朝報。如此等事，政院銘心察為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uu：조선왕조실록）朝鮮光海君二年四月十七日（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七日，1610年6月8日），朝鮮得知當年率軍前來協防的楊鎬被貶為廣寧御史、麻貴被貶為廣寧總兵，大臣上奏覺得兩人有功於朝鮮，如今落難應前往贈禮致意，日後有事相求才比較容易。光海君也批准：

備邊司啟曰：「……茲二人者，俱有大功於我，似不當闕然無問。且我國方有西北之憂，脫有關由於天朝之事，則廣寧先為待客之地。緩則視同楚、越，急則求以呼號，誠鄙人之態。後日之計，尤不可不慮。似當別具揭帖，副以禮單，差送其時門下，稔熟通事，先見門下官……善為措辭，然後呈納，兼察本處事體及近日虜情如何為當。敢啟。」傳曰：「依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t：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光海君二年七月十一日（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1610年8月29日）大臣回報明朝使節抱怨賞金太少，「大概天使回禮銀子僅三千兩，天使嫌少而怒之云」，光海君認為數額太高要臣下商議（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xx：조선왕조실록），大臣們認為這樣實在不堪負荷，「而今送萬兩，後有大於此，將何以足之？傷民病國，決在於此，不得不以變例處之。」光海君認為這樣很有道理，但還是怕觸怒明朝而決定盡量籌措（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l：조선왕조실록）。

⁴ 朝鮮內部因為主戰主和產生劇烈政，其中有以柳成龍為首的「東人黨」，與之後以柳永慶為首的「北人黨」，主張廢除光海君改立永昌大君。光海君只得設法聯合「北人黨」黨中不滿柳永慶的勢力以求自保，這批人當中以李爾瞻為首，稱之為「大北派」。光海君主政後，在光海君的默許下，以李爾瞻等人為首賜死永昌大君、柳永慶等人，並囚禁永昌大君生母仁穆大妃，並暗殺宣祖嫡子臨海君（左江，2006）。

另外明朝與朝鮮也因為邊界市集發生糾紛。市集本是明朝為朝鮮難民所開設，但交易時常有背信情形，明朝官員常因此指責朝鮮，朝鮮遂於光海君二年二月十四日（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四日，1610年3月8日）上奏請求關閉市集（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a：조선왕조실록），但明朝遼東方面認為，這樣做是斷了可勒索營私的管道，故而刁難朝鮮使節，對此光海君指示派遣老練的翻譯人員好好應付：「遼東都可以江上關市請罷事，回咨我國，移怒於貢臣之行矣。……其要脅哄嚇之患，必萬倍於前日。……傳曰：『此行必有難處之事。所帶譯官各別擇送。』」（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h：조선왕조실록）

不過，相對於光海君及其親信的態度，朝鮮其他大臣對於明朝的認同感則已經出現，屢屢以對明朝不忠指責光海君，這是先前朝鮮內部所罕有的現象。易言之，日軍入侵、明軍兩度血戰協防，在朝鮮內部產生了關鍵的影響。朝鮮光海君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1609年5月27日），祭拜過世的宣祖之時，大臣們指責光海君的做法對明朝不敬：

我國之用宗號非禮也；然其沿襲之久，至於數百年而不改者，蓋出於臣子尊君父之至情而已。如欲遮前掩後，以護其失，則非但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上國之於本朝，其尊如天，其親如父，遣使致祭，是何等盛禮，而敢行虛偽於至嚴至敬之地乎？或以諡號改題之時，姑不書宗號二字，其為未安，比之設假，雖有淺深，而要未妥當則一也。……我國恪勤侯度，以忠順見獎於天朝者，只是一箇誠而已。今之假主之議，於理不明，於事不誠，恐二百年盡心事大之誠，都由此一事壞却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jjj：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光海君元年七月二日（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日，1609年8月11日），朝鮮接獲明朝內部密摺的情報，內容是朝鮮有失禮節、侮辱明朝，但朝鮮大臣卻已認為明朝和朝鮮情同父子，必定不會被奸人所離間：「臣等伏見告訃使狀啟別錄鄭振先上相公書，則語意不明，不可必指為我國而發。……天朝必有人焉，揭義斥奸，……下邦之於天朝，忠順恭恪，以禮義為天下稱，粵自古矣。數十年來，天朝子視下邦，拯濟之恩，不啻父母，為奸人之所窺伺，至發如此之言，舉國臣民有耳目者聞之，誰無欲死之心哉！」（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cc：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光海君四年九月三日（明神宗萬曆四十年九月三日，1612年9月27日），朝鮮大臣也要求，替當年任兵部尚書率軍來援的石星平反：

石尚書伸冤事……石星首發兵馬，收復三京，其功最大，故平壤生祠，亦當以此人主壁……。李恒福啟曰：「……通事李彥華，適在其行，伶俐解事，謂臣曰：『此非尋常買的，蓋欲探聽吾國之意』云。臣對曰：『石尚書之德，東方之人皆感戴矣。』其人便有喜色，仍慷慨下泣曰：『石尚書以爾國之故將被極刑。爾國既知其賢，則何用不救？』……臣還朝，細陳於榻前，先王沈吟久之，竟無發落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oo：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光海君五年八月三十日（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1613年10月13日）大臣們也攻擊光海君的親信李德馨，指責他在戰爭期間沒有仗義執言，對明朝不忠：「副提學李惺上劄曰：……德馨居首相之位，任經邦之責，乃於討賊之際，未嘗發一言明大義而舉王法；反以護逆之說為一生大節，且其劄辭，令人氣塞。此而不治，東土數千里，將不知有君臣之義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q：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光海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617年11月23日）大臣們也要求嚴懲在戰爭期間，企圖聯合日本造反的仁穆大妃：

……今茲西宮所犯，不止於紊統，禮部若詳聞之，則不待我之請廢，自據平氏之例而正法也。本國只以妃父作逆，妃為內應，聚孽連倭，欲背上國之狀，載諸百官呈文之中，仍贊殿下誠孝出天，待之不替云云，中原士夫，必嘉嘆之不暇。而回劄之內，若以懲亂愆患，以絕禍萌為辭，則一國逆黨，何敢發雖不慈之說？（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hhh：조선왕조실록）

伍、結語

中國崛起於東亞，對這霸權中國的文化認同，是否決定東亞國家會如何予以應對？在學理的先期探討之後，既有的案例研究已經發現，面對明朝在東亞的霸權，文化認同的確決定了朝鮮對明朝的態度。朝鮮在明朝建立之初對明朝是畏懼與抱怨，但到了明朝末年卻是誓死效忠，朝鮮對明朝儒家的文化認同，確實使朝鮮採取了有違實質利害效益算計的決定。然而，朝鮮對明朝的文化認同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對於此一疑惑，相對於既有的「漸變說」，本文另提出「驟變說」，並考察朝鮮原始史料《李朝實錄》，同步驗證這兩種推論。從中本文發現，這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感，雖可說在明朝中期這一百五十餘年間，因

頻繁的文化交流而有慢慢培養，但1592年與1597年明朝兩次派遣大軍不惜血戰防衛朝鮮抵禦日本入侵，實踐了儒家經典中「興滅繼絕」的義舉，卻成了決定性的觸媒，頓時讓朝鮮感念明朝的付出，進而認同明朝的儒家文化。意即，朝鮮對明朝文化認同的形成，有長年氣氛醞釀的「漸變」，更有醞釀後經明軍協防而爆發的「驟變」。

透過本文所劃分六個時段的史料檢索可以發現，協防之前的五個時段裡，朝鮮對明朝表面上是恭敬順從的外交辭令，內部討論時卻是猜忌與利害算計，雖略有出現對明朝的文化認同，但最終決策並不凌駕朝鮮自己的國家利益，日軍來襲之際對於明朝是否援助也無信心。但在喜出望外獲得明朝兩度協防之後，在第六個時段中，朝鮮對明朝的文化認同則成為主調，應對明朝效忠成為朝鮮內部討論中的主要訴求。不諱言，在這樣的文字紀錄之下，說著對明朝效忠話語的朝鮮大臣們，是可能只是把這忠誠當作藉口，內心其實想的是爭奪自己的權位；但是，鬥爭從來都是政治中的常態，協防之前很少有以對明朝不忠為由的攻訐，如此正代表在明朝協防之後，無論真心與否，對明朝效忠已是政治正確的言論，顯示朝鮮內部氣氛的重大轉變。更何況，如同既有研究所發現，朝鮮在1618年以後一直都對明朝拼死效忠，並不因為政治鬥爭的結果而有改變（楊仕樂，2017：68-69），與本文1597～1618年這第六個時段中的史料發現是前後一貫。這呈現出朝鮮對明朝的文化認同感，雖然在此前已漸漸有一些痕跡可循，但終究還是需要明朝不惜犧牲的協防才驟然產生。

這樣的研究發現，對當代中國崛起與區域國家的反應有重要啟示。當今東亞各國對中國也無文化認同，儘管中共廣泛設立「孔子學院」進行文化交流活動，並推動「睦鄰、安臨、富鄰」的友好政策，更以「帶路倡議」大肆進行經濟攏絡，可謂是意欲建立文化認同的氣氛醞釀，但按照本文的研究所發現，若缺乏重大事件觸發驟然的改變，周邊國家恐怕還是很難建立起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從古今的對照與類比中，中共恐怕必須在南海、東海、臺海等地的主權爭議中做出重大讓步，才可能讓區域國家相信中國文化中所標榜的寬大與仁慈並非虛言。只是，當今中共的做法卻是反其道而行，也無怪乎區域國家對中共的疑懼是與日俱增。換言之，如果說中國的崛起引起不安與動盪，並不是因為中國崛起的本身，而是因為此崛起的中國是有這番行徑的中共。對於中國霸權區域國家究竟是順從還是抗拒？其關鍵不在彼此的權力關係，而在彼此的文化認同。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克平，2009，〈朝鮮與明外交關係研究〉，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世界史博士學位論文。
- 王克平，2011，〈《皇華集》的文學價值〉，《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2期，頁144-149。
- 王克平，2014，〈朝鮮使臣在明朝的文學交流〉，《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132-138。
- 王非，2005，〈明代援朝御倭戰爭與朝鮮的「再造之恩」意識〉，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
- 王准，2014，〈論《皇華集》詩賦創作的文學史意義〉，《學術探索》，2014年第11期，頁115-119。
- 申太永著，王永一譯，2007，〈《皇華集》的體制與其編纂意識〉，《中國邊政》，第169期，頁43-74。
- 左江，2006，〈略論澤堂李植的黨派關係〉，《東亞人文學》，第10期，頁637-674。
- 平野健一郎著，張啟雄等譯，2011，《國際文化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 呂士朋，2006，《明代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 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著，詹卓穎譯，1987，《韓國史》，臺北：幼獅文化。
- 李培培，2016，〈明朝使臣祁順與朝鮮文人徐居正的唱和詩〉，《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0期，頁115-119。
- 李斌斌、李虎，2007，〈論朝鮮朱子學初期形成特點及其演變〉，《東疆學刊》，第24卷第3期，頁22-25。
- 李鐘九，2010，〈王辰倭亂時期全羅道社會狀況與義兵運動研究〉，延邊大學人會社會科學學院世界史學博士學位論文。
- 吳政緯，2014，〈思明與認同——朝鮮士人的中國論戰（1765～1800）〉，《史原》，第26期，頁133-183。doi:10.6672/shiyuan.2014.26.03
- 吳政緯，2015，《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

- 吳晗，1980，《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
- 杜慧月，2008，〈明代金湜、張瑄出使朝鮮與《甲申皇華集》述論〉，《蘭州學刊》，2008年第1期，頁144-146。
- 杜慧月，2010，〈歷史鏡像中的《皇華集》詩歌——《李朝實錄》、《皇華集》的互文閱讀〉，《東疆學刊》，第27卷第2期，頁52-57。
- 杜慧月，2016，〈以「小華」觀「中華」——王辰倭亂後朝鮮戰俘魯認的中國之行〉，《古代文明》，2016年3期，頁101-111。
- 金洪培，2004，〈王辰倭亂與朝鮮朱子學的東漸〉，《東疆學刊》，2004年第4期，頁17-21。
- 金洪培、黃文日，2007，〈萬歷朝鮮役及其對東亞政治格局的影響〉，《東疆學刊》，第24卷第4期，頁35-39。
- 孟森，1977，《明代史》，臺北：華世。
- 姜維東，2013，〈姜曰廣、王夢尹《丙寅皇華集》學術價值探究〉，《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頁33-38。
- 陳文源，2014，〈13～15世紀安南的國家意識與文化取向〉，《世界歷史》，2014年第6期，頁17-25。
- 陳放，2010，〈清入關後朝鮮王朝反清與援清的矛盾述論〉，《長春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6期，頁46-50。
- 盛強，2016，〈王辰倭亂時期戰爭體驗漢詩研究〉，延邊大學朝鮮韓國學學院亞非語言文學博士學位論文。
- 張啟雄，1990，〈論清朝中國重建琉球王國的興滅繼絕觀〉，載於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第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中琉關係史論文集（中文版）》，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頁279-303。
- 張慶洲，1989，〈抗倭援朝戰爭中的明日和談內幕〉，《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頁101-112。
- 楊仕樂，2016，〈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為：「興滅繼絕」理念與朝鮮「王辰倭亂」〉，《政治科學論叢》，第70期，頁159-196。doi:10.6166/TJPS.70(159-196)
- 楊仕樂，2017，〈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1618-1637〉，《問題與研究》，第56卷第1期，頁53-79。
- 楊仕樂，2018，〈崛起中國的權力政治或文化認同？歷史上中韓關係的實證檢驗1368～1449〉，《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9卷第1期，頁109-156。

- 楊璐，2015，〈朝鮮王朝對明王朝的「再造之恩」意識〉，《卷宗》，2015年第11期，頁676。
- 趙季，2016，〈中朝詩歌交流的歷史巔峰——明朝使節與朝鮮臣工詩歌唱酬芻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3期，頁16-29。
- 廖肇亨，2011，〈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第29卷第2期，頁53-80。
doi:10.6770/CS.201106.0053
- 蔡仁厚，1980，〈朱子學的綱脈與朝鮮前期之朱子學〉，《鵝湖月刊》，第65期，頁2-10。doi:10.29652/LM.198011.0002
- 鄭潔西，2017，〈萬曆朝鮮戰爭期間和平條件的交涉及其變遷〉，《學術研究》，2017年9期，頁132-143。
- 劉寶全，2011，〈壬辰倭亂時期的朝鮮《朝天錄》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2期，頁241-243。
- 簡江作，1998，《韓國歷史》，臺北：五南。
- 簡江作，2005，《韓國歷史與現代韓國》，臺北：臺灣商務。
- 羅麗馨，2011，〈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5期，頁33-74。
- 羅麗馨，2012，〈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日軍在朝鮮半島之築城——以日本史料為核心〉，《漢學研究》，第30卷第4期，頁93-132。doi:10.6770/CS.201212.0093
- 羅麗馨，2013，〈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及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9期，頁93-143。
doi:10.30383/TJH.201305_(39).0003
- 羅麗馨，2015，〈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軍軍中的傳教士與僧侶〉，《漢學研究》，第33卷第1期，頁163-198。
- 羅麗馨，2017a，〈萬曆朝鮮戰爭：日軍之戰術〉，《明代研究》，第28期，頁159-218。doi:10.6253/ntuhistory.2006.38.05
- 羅麗馨，2017b，〈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朝、明三國軍中之疾疫、情蒐與通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7期，頁117-157。doi:10.30383/TJH.201705_(47).0003
- 權赫子，2011，〈從《皇華集》「箕子題詠」看辭賦的外交功能〉，《東疆學刊》，第28卷第3期，頁8-11。

二、英文部分

- Huntington, S.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pp. 22-49. doi:10.2307/20045621
- Ikenberry, G. J. ed., 2002.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 I., 1995.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pp. 32-64. doi:10.2307/2539119
- Kang, D. C., 2010.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pp. 591-622. doi:10.1080/09636412.2010.524079
- Layne, C.,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pp. 5-51. doi:10.2307/2539020
- Monteiro, N. P., 2012.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pp. 9-40. doi:10.1162/ISE_C_a_00064
- Owen, J. M., 1994.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pp. 87-125. doi:10.2307/2539197
- Paul, T. 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p. 46-71. doi:10.1162/0162288054894652
- Walt, S.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三、韓文部分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a, 〈관시 혁파를 청하기 위해 요동에 이자한 내용〉,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202014_005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b, 〈구치관 · 홍윤성에게 야인들에 대한 공격을 가을까지 기다릴 것을 전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20id/wga_10605027_001 。 2018/2/24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c, 〈군량의 확보, 진헌마, 왜인의 본국 거주 등에 관한 문제점을 지적한 사간원의 시무책〉,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ca_10911014_002 。 2017/9/11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 〈김교에게 하서하여 서정에 길을 인도한 강자성 등에게 하사물을 나누어 주도록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012024_005 。 2018/2/24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 〈김근사 등이 중국 변장 원진 문제와 역로의 피해를

- 회복시킬 방도를 묻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3204010_007 . 2018/3/5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f, 〈남대문 밖에서 부총 양원을 맞아 부상을 위로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3008024_001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g, 〈남원성이 함락당하고 부총 양원을 비롯하여 10여 명만이 살아 돌아오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3008018_002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h, 〈대동할 역관을 바꿀 것에 대해 천추사 허균이 요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202019_001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i, 〈대사헌 남곤 등이 소릉의 일을 상소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0712026_001 . 2018/3/5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j, 〈대신 및 비변사 유사 당상들과 국내외 정세에 관한 의견을 나누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004013_004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k, 〈대신·비변사 당상·삼사의 관원들과 적의 진격에 대한 방책을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007029_001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l, 〈대신들과 의논하여 중국 사신에게 회답의 예물을 더주도록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207011_004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m, 〈도사 영국윤을 맞이하고 조선의 둔전 설치 상정 등을 요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004009_002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n, 〈도원수 권율을 인견하고 적의 형세에 관해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009013_006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o, 〈병부가 긴급한 왜적의 정세에 관한 일로 이자한 문서〉,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3003019_003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p, 〈병조 판서 조말생이 중국측이 요구한 말 1만필을 5천필로 줄이도록 건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da_10508002_001 . 2017/9/11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q, 〈부제학 이성의 이덕형을 죄주자는 상소〉,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508030_011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r, 〈비변사가 중국 조정이 우리가 왜적의 정형에 보고한 일로 송 경락과 이 제독을 견책한 일에 대한 대책을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 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705020_003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s, 〈비변사를 인견한 뒤 명장에게 진병하라고 올린 자문. 납속에 대한 논의〉,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03011_001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t, 〈비변사에서 중국 광녕에 부임한 양호와 마귀에게 인정을 내릴 것을 청하니 허가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204017_001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u, 〈사헌부가 승정원의 근무 태만을 탄핵하고, 관원의 병가 금지 등을 건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3008019_006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v, 〈상으로 내릴 은을 우선 중국군에게 주라고 전교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05024_002 . 2018/3/12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w, 〈성준·박건 등이 중국에서 요구한 활 제조에 대해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ja_10904020_004 . 2018/3/5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x, 〈신숙주가 야인 건에 대해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0702014_001 . 2018/2/24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y, 〈야인 이만주가 평안도를 경유하여 내조할 것을 청한 것에 관하여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0202018_001 . 2018/2/24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z, 〈양사가 유근이 영위사로 갔을 때 중국 사신을 잘못 대한 일로 시신의 파견을 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505029_008 . 2018/4/7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aa, 〈여러 정승과 병조를 불러 중국의 청병에 대한 대책을 의논하게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010029_002 . 2018/2/24 .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bb, 〈영변 행궁에서 신하를 인견하고 이어할 곳을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506013_005 .

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cc, 〈영의정 이원익 등이 고부사의 장계에 관해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007002_003。

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d, 〈영의정 최흥원이 청대하여 내선하겠다는 전지를 순종할 수 없다고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506014_002。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e, 〈예조의 건의를 좇아 전사한 중국군을 위해 합동 제사를 지내기로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3008024_002。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ff, 〈우참찬 윤필상에게 명의 건주위 정벌에 가담하는 사목을 유시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1309014_002。2018/2/2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gg, 〈윤필상·강순·어유소·남이에게 건주위 정벌의 계책을 유시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1309021_002。2018/2/2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hh, 〈이 제독을 변무하는 일로 한 포정에게 보낸 조선의 자문〉,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04021_003。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ii, 〈이성 등지로부터 의탁한 여진인을 돌려 보내도록 하고, 황제에게 주문할 일을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aa_10205025_002。2017/9/1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jj, 〈이여송에게 왕의 친서와 백관의 시를 주는 일을 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08027_003。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kk, 〈저녁에 신하들을 인견하고 대가의 이어에 대해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506013_007。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ll, 〈젊은 사내들이 귀를 뚫고 귀고리 하는 풍조를 금하도록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0509028_002。2018/3/1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mm, 〈정사 접반사 이항복이 일본이 국왕 책봉에 뜻이 없음을 중국에 알리자고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

- wna_12911015_006。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nn, 〈정승·대간들과 다시 강을 건너 서정하는 문제를 의논했으나 그만 두기로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011013_004。2018/2/2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oo, 〈정엽의 건의에 따라 상서 석성을 신원하는 일을 신하들과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409003_019。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pp, 〈정효종이 건주위 정토의 부당함을 간하는 상소문을 올리니 정승에게 의논시키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010107_006。2018/2/2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qq, 〈조계에 나아가서 구황책과 왜인의 처치에 관해 신하들의 의견을 듣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ma_10907013_002。2018/3/11。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rr, 〈좌의정 윤두수 등이 선위하라는 명을 거두기를 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01013_002。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ss, 〈주문사 정기원의 서장〉,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003025_005。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tt, 〈중국 군대가 도착하자 임반관에서 맞이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506018_004。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uu, 〈중국 사신과 관계되어 휘해야 할 듯한 일을 조보에 신지 말라고 이르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106002_007。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vv, 〈중국 사신에게 별첩을 보내라고 정원에 전교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11123_006。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ww, 〈중국 사신이 돌아갈 때까지 야인의 내조를 허락하지 않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0503025_002。2018/2/2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xx, 〈중국 사신이 회답의 예물이 적다고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207011_003。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yy, 〈중국 장수들의 동태와 국내외 정세를 대신들과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3006002_001。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zz, 〈중국 황제에게 바치는 주본의 내용〉,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708108_002。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aaa, 〈중국군의 파병에 따른 왜구의 변동과 군량, 왜와의 통호 등을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2905003_004。2018/0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bbb, 〈중전의 강화도 피난과 각종 현안 문제를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006018_003。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ccc, 〈진상물을 중국 사신 접대에 쓰라고 분부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11102_002。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dd, 〈집의 표빙과 존호 사용 문제를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ma_10910030_002。2018/3/11。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ee, 〈최흥원을 좌의정에, 윤두수를 우의정에 제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505003_011。2018/4/7。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fff, 〈태평관에서 영칙의를 행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3904012_010。2018/0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ggg, 〈파방하는 문제를 의논하게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ma_11309027_002。2018/3/11。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hhh, 〈폐비 문제로 기사현의 참형과 정창연의 귀양을 청하는 유학들의 상소〉,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911026_012。2018/3/1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iii, 〈헌납 최반이 태감 김보의 아비 김순복을 정조 부사로 충당함이 부당하다고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908026_002。2018/2/2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jjj, 〈홍문관 부제학 정협 등이 사제 시 가주를 설치하지 말라는 차자를 올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a_10104024_008。2018/3/12。